



达观是对生命的祝福

○ 余昌民

抵达武汉的那天，我和妻邀请了几个急于见到的故旧老友到太子轩酒楼吃晚饭，李泽勋老师和夫人周萍执意要自己走着来。中南建筑设计院离我们下榻的丽江饭店大约两站路，还隔着阔大的洪山广场，就算平常的老人也会感到步履不轻，更何况中风十多年、不良于行的李老师呢？他们在电话里却说：走走路比什么都好。

当李老师夫妇出现在饭店客房门前的时候，我和妻迎上去执手相呼，李老师一面挪步进来，一面指着我朗声说道：“你胖多啦！”——可不，四十年前随李老师学拉小提琴的时候自不必说，即使十多年前在蛇口招待李老师，我都是“轻灵”的模样，和现在的“厚重”判若两人。

“文革”期间我从清华潜回武汉，跟这位年长十岁的学长、清华弦乐队的小提琴手学琴的经历，已写在了《远逝的小提琴声》、《循声而往》两篇短文里。岁月荏苒，我始终忘不了李老师的小屋，那谱架、嵌有一只喇叭的书架、拉奏和传授都是那么忘情的老师，还有静静地出入、不以为烦的主妇周萍（也是我的清华学长）。尤其使我莫解、喟叹的是，在那年月，他们夫妇、我以及与我类似的弟子们谁也没想到过酬谢师恩这回事，其中也包括现已成为美国航天专家的梁士杰。

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——电脑使得多少行业如虎添翼，又帮助多少人重新发现了自己。1990年一位香港同行用电脑演示的三维魔方迷倒了李泽勋老师，他花了2700港元买了这套软件，从此沉溺于软件、硬件，一发不可收拾。在国内建筑界使用AutoCAD画图、应用3DMAX处理设计图和制作三维动画，他至少是先驱者之一，这只头一批插上翅膀的老虎所作的设计屡屡中标，在业界有了相当的名气。

正当他事业顺风满帆、偏偏又是刚录制完一曲小提琴演奏（录相）的时候，1994年，他被中风击倒

了。脑动脉堵了几厘米，右半身偏瘫，动作指标为零。

对于常人，这是难以忍受的不幸；对于李泽勋老师来说，故事才刚刚开始。

发病救治那天医生说了一句：“你有什么话，赶快讲。”他听了心里一悸：莫非我从此不能讲话了？那晚他便努力地试图讲话，别出心裁地使劲发出俄语里振动舌头的“P”音，整夜不停……清晨他对陪护的司机说：“快叫（设计）院里来人，软件应用我还有诀窍要告诉他们！”——突然他心中大喜：“我还能说话！”

进入恢复期，好比进入危机四伏的沼泽地，唯有冷静的智慧、超强的坚毅和几近临界的拼搏才有脱出灭顶之灾的希望。照李老师的性格，他这里只有阳光，不要阴霾，他积极、顽强、快乐地从事各种训练，甚至充满孩子气的顽皮。妻子周萍用木板夹住他的右腿，帮助他强制地运动；把右臂吊在门框上，诱导它一天天攀上以毫厘计的新的新的高度……“要动！”夫妻俩这样相互激励着，也是这样行动着。渐渐地，李老师终于可以下床，继而可以行走了！而与此同时，另一位被同一种病缠身的老同事，程度比李老师还轻，成天躺在床上自怜自哀，一年后便怀着凄怨魂归道山了。

生命之火倔强地燃烧着。李老师想重拾小提琴。有难度，他就从二胡开始，右手笨拙地勉强把住琴弓，右臂吊在脖子上，一寸一寸地扯动。直到有一天，在客厅闲坐的客人对周萍说：“唱片里的二胡拉得真不错。”这对于汗流浃背的李老师不啻为一枚金质的奖章！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李老师终于与他那心爱的小提琴旧梦重温，至少他完全相信了他与那把琴彼此不渝的忠贞。

对于一个电脑高手、上网迷来说，半身不遂意味着什么呢？是放弃？是冤屈？我的李老师自得其乐，兴致无穷。右手废了，就用左手抓鼠标，用左手打字！这一向每当收到他的函件，或者在网上与他“对话”，我都意识到远处的他用一只左手勉力操作的情景，甚至会要求他“无需应答”。他告诉我，像MSN、SKYPE和QQ这样